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二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太祖高皇帝二

吳二年正月乙亥祀天地南郊卽皇帝位郊壇南定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以是年爲洪武元年追帝四代考妣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功臣進爵有差爲皇太子置官屬皆兼職元萊陽守將世家實詣徐達納款楊璟擊永州敗之諭湯和曰服人以德負固乃威凡

推德先邇者凡示威先大者又曰欲人不違當使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以專不信不專爾之所短故用爾戒大宴羣臣奉天殿上曰朕賴諸將有今日然念天下之廣生民之多憂懸於心夜不安枕劉基對曰大業已定仰惟聖慮稍紓上曰堯舜處治尚猶憂之況海內人民脫創殘而方新自舊內遷于新宮元海寧文登守將皆詣徐達降胡廷瑞何文輝師至建寧不下圍其城降之徐達復自益都至濟南命鄧愈爲征戎將軍將兵取南陽以北未附州郡府州縣來朝官陛辭上曰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

其根天下始定才力俱困夫惟廉者能約巳而利人
興化州詣降湯和和移師延平降之執元平章陳友
定送京師伏誅二月悉定閩中郡命和還造海艘於
明州將漕而北征使李文忠繼和定諸未附山寨命
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副率舟師繇海
道取廣東以太牢祀先師國學遣祭曲阜以上尊賜
徐達軍中頒諸將士翰林學士陶安進宗廟時享薦
新禮儀上覽畢悲歎久之曰嘗聞爲人子者願爲兄
朕爲弟養日不長祭徒悲耳詔衣冠如唐制上諭侍
御史文原吉等曰日月之行猶有薄蝕朕凡事豈必

盡善臺臣久無諫諍抑朕不能聽受耶常遇春自濟
南取東昌克之降其屬縣楊璟下寶慶命贛州衛指
揮陸仲亨繇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與楊璟廖永
忠犄角取二廣樂安將俞勝降復叛徐達討平之議
役法驗田而出夫三月修女戒全道寧達諸州皆降
元廣東將何眞以所部降賜詔褒諭驛召之徐達繇
鄆城趨汴梁至陳橋左君弼竹昌以汴降四月蘄州
進竹簟上郤之曰無徵先進啓貢獻門自今毋輒進
繪古孝行及身所歷艱難爲圖示子孫徐達繇汴進
取河南元將戰敗奔陜河南降陸仲亨畧定英德清

達循江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遂引兵會廣州廖永忠亦至廣州守帥納款常遇春至嵩州其守將迎降楊璟克永州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異康茂才等分兵取陝州入之又遣其麾下及降將招諭諸山寨福昌均許陳諸州皆納款常遇春下汝遂徇下陝諸父老言君天下者宜居中土勸上都汴甲子上往視之馮宗異進攻潼關元將李思齊宵遁入之引兵西至華州元守將皆潰裕州詣徐達納款五月廖永忠朱亮祖至梧州元達魯花赤迎降潯貴梧容諸州郡次第降庚寅車駕至汴以爲開封府置中書分省

焉改歸德府爲州隷之六月大將軍自河南入見上
勞之因問北取元都之計上據圖示達令選偏裨爲
先鋒督水陸師繼其後下山東粟以給餉繇鄆趙趙
轉臨清而北然後擣其都達頓首受命因辭行在還
次河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遣使來降楊璟朱亮祖
合攻靖江克之以馮宗異爲征虜右副將軍陳友定
故將金子隆陷將樂遂寇延平指揮羅德聚擊却之
故將陳總管復攻陷同安指揮僉事周淵擊敗之遂
命李文忠率兵往討廖永忠進師南寧降之七月上
千繪征進元都陣圖授徐達召山東諸將悉以兵會

東昌勅諭北方新授守令給賞賜以勵其廉廖永忠使指揮耿天璧擊敗元將於象州降之廣西悉平賑恤中原孤貧老稚上將發開封大將軍達率諸將自陳橋入辭上曰元君不德民復何辜諸將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凡元宗戚皆善待之康茂才自陜州渡河安邑夏縣皆降丙申上還京命征虜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元郴州守將左丰楊詣楊璟降山東諸將來會大將軍達達與領軍渡河閏七月發汴梁徇河北州縣右丞薛顯取衛輝丁未上至自開封大將軍達師至彰德降之復自磁州渡邯鄲至

廣平悉下之進次臨清參政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遂以爲導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顧時浚閘以通舟師常遇春取德州克之大將軍達率舟師馬步至德諸將皆來會下長蘆青獲其海舟七於直沽作浮橋以濟令常遇春張興祖率舟師並河東西進令步騎陸而前至河西務大敗其守將達進營通州河東岸常遇春營河西岸元知院卜顏帖木兒等出都城來禦戰遇春擊敗擒之遂入通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夜北走八月詔曰頃幸大梁大梁父老皆曰聖人昔居中原道理適均夫

宅中國大則立國之規模重建邦啓土則興王之根本先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春秋巡狩焉徐達進師元都執其監國王子大臣戮之悉封府庫圖籍寶物使指揮煥守元宮下士無侵暴上曰京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中書省臺部其集耆儒講議使民事設六部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海己卯大赦天下羣臣賀平元改大都路爲北平府遂命徐達常遇春取山西以湯和爲偏將軍與副將軍馮宗異平章楊璟俱從征壬午駕幸北京詔曰長興安吉歸附以來連歲勞供億其特免明年秋糧指

揮曹諒等克裕州執梟白寨元平章郭雲送行在上嘉其堅守賜襲衣衾褥授溧水知縣其子皆有賜癸巳車駕至北京放元宮人乘輿服御應用黄金塗者以銅代九月張興祖狥永平下之詔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彊宇彼此致賢養民未之深講懷才抱德之士尚隱巖穴今天下甫定朕與諸儒講明治道期古哲王有能以賢輔世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徐達遣常遇春傅友德等發北平取未下州郡常遇春下保定中山眞定三府十月馮宗異湯和下懷慶至太行碗子城破其關取澤及潞丁丑上至自

北京詔平元於天下上諭宿衛武臣曰元君臣驕奢佚樂今如此朕日慎一日卿等亦思曩在民間視元將帥輕肥燄赫何敢望之當常勿忘貧賤時司天監進元水精宫刻漏有機命碎之十一月己亥告于太廟曰自古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尚未敢誠以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闕懼帝責焉帝若問祖祖告臣所行事善惡帝鑒之庚子冬至祀圜丘還詣告太廟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翼日宴羣臣奉天殿敕天下有司凡災異以實聞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求賢於天下辛丑上宴東宮官僚置酒歡甚命

諸臣作龍蟠鍾山賦自作時雪賦賜冠服封孔希學爲衍聖公希大爲曲阜知縣上曰將士相從有征戰死者天下已定父母妻子可念也遇時節中書省其預給薪米錢徐達自保定會常遇春于眞定栁亭使左丞趙庸収諸未附山寨使薛顯傅友德略平定州康茂才克河中府徐達發眞定度關至平定州與常遇春分兵進扼榆次督馮宗異嚴師以入太原十二月克之擴廓帖木兒宵遁降其將上指宮中隙地謂皇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亭館臺榭令使內使種蔬而已馮宗異克平陽及絳

二年正月丙申朔上受朝賀大宴羣臣羣臣進退有禮上悦立功臣廟雞籠山享太廟以功臣七人配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十有四年荷天眷祐西取荆楚東平三吳遂至八番直抵交廣以極于海東念華夏入據胡人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餉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元末民疲供給茲既效順何忍復勞山東洪武元年稅糧已行免徵不期天旱再免今年夏秋二稅近平燕都下晉冀其民久被兵困徵斂尤甚可免北平燕南河東山西今年稅糧一年河南諸郡久欲惠之奈晉

冀未平則出師所經今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今年稅糧盡行蠲免以遂朕意秦隴新附之人亦如一體詔曰朕自淮右渡江駐兵太平開基建業繼克鎮江下宣城賴天之靈西征北伐罔不平定朕念創業之初取辦四郡供億繁重未嘗忘之今天下十定其九太平應天鎮江已免糧稅一年寧國府亦如之詔曰朕肇丕基鎮江太平宣城廣德爲京師翼郡供億浩繁足我輿師飽旅六合一家我子孫百世何忘江左民舊歲曾免稅糧忽遇天旱免無可收縱使不免亦無可徵惠而不及朕心缺焉已行宣州

免今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及廣德滁和無爲亦免之傳友德屯朔州敕諭太原諸將曰大軍所至敵人如摧枯拉朽上天眷祐可不敬乎唯諸將軍爾功天授爾生天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古人功高如常常功如無若國家賞功常乃常高乃高也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以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未及賞今再使湯和楊璟從大將軍征進太原之捷互爲犄掇不亦奇乎偏將軍璟其居偏將軍和下偏將軍和其居右副將軍宗異下右副將軍宗異其

居副將軍遇春下恊剪餘虜焉常遇春自太原至大同入之還師太原二月立皇陵碑上仁祖淳皇帝陵曰英陵上諭羣臣曰元不重名爵官及私昵吏不恤民惟漁色財貨朕在民間心怒之今考官事之治重貪吏之禁何以故天祿不可虛也夫廉公當官猶行坦途苟貪賄羅法如入荊棘中即出無完體徐達常遇春馮宗異等率師發太原三月自蒲州渡河蒲城寨守俱遁去鄜降告皇考皇妣曰兒爲民牧惟恐弗勝伏見去年四方旱災今春風雨不調凶稔未卜惟微時荒歉皇考妣茹草雜炊今何敢忘旬日草蔬糲

飯與妻妾共食先荅天譴敢告知之諭京衛將士曰
暇當練武不可宴安安者危機又曰成功非易保祿
尤難國家用人正如用車茍有齟齬便移載矣諭諸
將較日朕昔下金華有館卒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
問其主將曰兵有乎皆安在將舉佩囊片紙指名曰
在此矣及天下亂以農夫市人戰汝等娛樂不練士
有急安使徐達師次櫟陽遂趨鹿臺入奉元路父老
子弟皆迎降改曰西安府陝西旣附民饑命戶賜米
一石常遇春馮宗異等發陝西進取鳳翔元將李思
齊西奔臨洮遇春勒兵入之徐達使耿炳文守陝遂

發兵趙鳳翔遣楊璟還師征唐州之降復叛者四月
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之制徐達降鞏昌李思齊以
臨洮降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更英陵曰皇陵徐達
下平凉克延安張良弼之弟良臣以慶陽降已復叛
圍其城斬之造玉璽一其文曰奉天執中上幸鍾山
見農勞遂繇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歸六月徐
達降寧州廟塑功臣生者虛其次先是蘭山崩西征
軍士多壓死上聞恤其家命常遇春自鳳翔趨北平
征迤西餘寇以李文忠輔之遇春抵開平復追逐元
主數百里外俘其宗王大臣斬之薊北悉平七月遇

春辛卯詔文忠領其衆八月定內侍諸司制諭吏部曰周禮閽寺未及百人後世踰數千卒爲患夫求善良於此輩千百無一二朕今備使令耳雖未能如古亦當與防微元史成復遣使行天下求其近事而續修之

是役也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總裁編摩之臣則儒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壎曾魯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傅著謝徽高啓

汪克寬祁門人元時隱居不仕四方從學甚衆避兵深山屢空晏如修史畢以老疾辭歸　胡翰奇邁卓犖程于部部于之爲人所養甚深極博守約所著衡[illegible]片牧皇初諸文爲時所貴授衢州教授退居長山學者稱長山先生前已見　陶凱臨海人博學善屬文[illegible]元爲教官洪武初薦人朝選教皇太子書授翰林[illegible]書尋晉禮部尚書製[illegible]費九奏樂章有和平廣大之意　陳基臨海人元時從黃溍學者侍講經筵史以時政咨基基語後[illegible]寵滋多因爲草疏

上大忤欽罪之遂引避於吳為人講授屬亂作轉之
新張士誠欽授元尉以基參府事士誠疏自王基諫止
之士誠以基領學士院凡軍機文符書檄悉委之士
誠敬基就俘蒙宥修史成放還　曾魯新淦人七歲
能暗誦九經長博極羣書僻章隱牒不憚道里必購
得之雖古者吏牘繁簡署字上下無不曉通高帝將
修元史起魯于家既成乞還山會編類書與論以會
老於文學復議禮之魯當羣言揚㢲之中揚言曰其
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是不服者爭相辯詰
魯歷舉傳記若綜之從尊生語人曰京師有博學之士
二人宋公濂以筆為舌曾公魯以舌為筆復授祠部
主事超六階擢禮部侍郎　趙汸字子常新安人勵
志聖賢之學罄其恒產裹糧求師請益于九江黃楚
望巖陵夏大之東甌黃　臨川虞集究心易象春秋
之旨歸宿程朱之學　東山精舍以木學問雜鳴而
足澄心靜坐涵養本原以為致思之地而後循所授
師說及未通與義用力以求之造詣精深一日豁然
學者尊之為東山先生國初有司奉命徵辟以藥
禮名聞表辭既起山林選士共修元史汸已召中夜
書成還未幾疾作卒五十鈐　徐尊生字大年睦安

人載籍兼該辭藻豐縟有名浙東西史成將命之官
以言宗辭去詔徽字元懿長洲人長訓詁清謹多
于學者國子
助教務官
命徐達班師九月造御寶六白玉三青
玉三文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天子之寶皇帝行寶
皇帝信寶皇帝之寶禮部定四方獻瑞之節上曰災
異尤重其令有司無大小卽飛奏上問建都於諸老
臣有言關中洛陽者有言汴者有言北平元之完宫
者上曰長安洛汴雖古帝更都民之初定未可重勞
元宫雖完難仍舊貫建業江南形勝眞足立國臨濠
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爲中都焉羣臣
皆曰善遂定中都以泗壽二州隸中書省製鐵券十

月高麗國王顓遣使上表謝封并賀天壽節辭歸諭
書曰使來朕問王政俗城郭甲兵居室言無城有甲
兵不嚴有居室無聽政所王好釋氏民擾於倭去海
濱五十里或三十里始有定居者朕雖德薄王已稱
臣入貢合古諸侯夫治亂持危王者所以保諸侯之
世也古者王公設險守國王無城郭人民何依國雖
治不可去兵王侍衛不嚴國威何張王無聽政所何
以示嚴民五十里或三十里始有定居者則瀕海不
耕何以不艱食若無夷夏唯脩仁義禮樂則民化王
所以王莫不繇先德王行先王之道則國永長王好

釋氏何能求福脩德致福王何不爲國之大事在戎與祀又聞王國犧牲不育何以供境內山川城隍之祭今胡運既終沙塞靡統朕兵未至遼瀋或有強暴來患况倭久擾王可不禦王欲禦之非雄武之將猛勇之兵不可遠戰王欲守之非深溝高壘內儲外援不能爲備圖患未然轉危爲安朕言甚悉王審圖之錄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較功既入謝上曰論功行賞常典也第府庫之積皆出民供是謂天財君特主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與也甲戌甘露降鍾山羣臣稱賀請告宗廟頒示史館上曰朕慮忘戒而

生驕禎祥化爲妖孽告宗廟須史館非所以垂示天下也翰林學士宋濂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上曰善圖諸將戰功于雞籠山之廟命郡縣立學校十一月徐達還入見上撫勞之乙巳冬至祀圜丘始奉仁祖淳皇帝配賑應天蘇松杭湖諸郡貧民人米一石布一匹十二月征虜左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不俟命班師還京責而宥之己丑大賞功上曰大將軍右丞相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諸州郡克敵制勝撫綏軍民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開平

王常遇春副大將軍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諸州郡自率師繇陝西攻取開平諸處薨于軍與大將軍功埒賞如之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澤州之役與平章楊璟妄分彼此以損士及代大將軍總制擅班師不在賞念其初與大將軍平定山東河南陝諸郡量與白金三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征南與浙江參政朱亮祖克取溫台諸郡抵明州方國珍遁逃再調取福建過姑息放散陳友定餘黨重勤興師及班師又不申明號令致蘭秀山賊寇同叛失陷指揮琇等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

十表裏平章廖永忠先充征南副將軍克平福建後寨總兵取廣東納降何眞克平三山邵宗愚等山寨調遣副將軍朱亮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宜全賞然在福建不能贊湯和致陳友定餘黨叛入山與湯和功過並相准賞如之都督僉事吳禎先充征南副將軍與湯和克取明州復平定福建航海而還軍容整肅又能勦捕蘭秀山餘黨全師還京賞如和永忠左丞相趙庸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諸州郡從開平王自陝西復取上都諸處充副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應接大將軍乘勝捕勦生

擒脫列伯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曹良
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參政平章俞通源右丞俞
思祖參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右丞王溥參政陸仲
亨等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諸州郡屢
有戰功良臣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薛
顯傅友德人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韓政賞
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俞通源梅思祖陸
聚顧時人賞白金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王溥文
幣七表裏陸仲亨文幣二表裏守禦有功平章楊璟
胡廷美人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

周德興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人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人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副使孫興祖白金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人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百兩文幣十表裏他諸將士皆有差

三年正月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北征沙漠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取擴廓帖木兒左右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追元主毋復留塞外皆受命行上出黃金一錠雜

紵絲片縫如毯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令宮人
絛鎔得之雜紵絲片製衣所遺用緝爲被吏部奏徙
庶官有罪者於儋崖上曰儋崖之民何睽焉更當擇
長吏教導之命戶部主事亨急傳賑西安鳳翔二府
二月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而歎命羣臣
親老許歸養製四方平定巾頒天下召江南富民赴
闕上口諭數千言因刻而頒之曰教民榜追封郭子
興爲滁陽王指揮金朝興取東勝州詔曰朕惟六部
繫重在位未盡得人豈用才未廣歟抑賢智抗志甘
處巖穴歟詔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遣之三月詔曰朕郎

位以來思同民樂奈守將新戍邊陲大將率師吐蕃轉運未已所在郡邑供給有後先豐斂有彼此雖嘗蠲免猶思凋弊未蘇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滁和

我軍士渡江之初至於平定朕無時忘之徽嚴金衢處廣信池饒廬以次歸附供給亦勞河南北平民久苦兵山東河南壤相接亦宜培養庶得相率為生其皆免今年夏稅秋糧有司尚謹承朕意置察言司受四方章奏四月詔曰蒙古諸色人等朕皆許之入仕比聞多更姓易名以就中國朕慮其子孫久而昧厥初非古聖王齊本始別婚姻之意中書省告諭之

更者皆聽改封子棪爲秦王棡爲晉王棣爲燕王
爲吳王楨爲楚王榑爲齊王梓爲潭王杞爲趙王
爲魯王從孫守謙爲靖江王徐達擊敗擴廓帖木
兒於安定甲戌月食勅諭大將軍曰朕命將出師悉
繇節制將軍備知之浙江左丞德濟從征定西壘中
驚擾將軍不軍法從事械送京師將軍欲效衛青不
見穰苴德濟昔株溫州守諸暨朕業念功赦不治慮
將軍繇此緩軍法諭將軍知之置磨勘司五月徐達
分遣左副將軍鄧愈招諭土蕃自將取興元遣使訪
歷代帝王陵寢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

再拜再拜殊不誠小人取名字往往犯先聖賢或國
號禮部定書式示四方所犯名字禁之置司農司領
墾田嚴宮政詔天下守令詢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
京師詔曰成周取材貢士漢唐及宋各有定制前元
依古設科待士甚優其後權豪勢要引納奔競所得
資品或高於衆人士恥與並進甘隱不起朕統一中
夏建官惟賢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之制士經明
行脩博古通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于廷使中外
文武皆繇是選非是毋得出身因許高麗安南占城
諸國以鄉貢赴試于京師李文忠克應昌元主殂其

太子遁獲其嫡孫買的里八剌以歸行大射禮定服
色尚赤是月不雨上命皇后與諸妃執爨爲農家食
太子諸王躬饋于齋所六月戊午朔夜四鼓上素服
草屨徒步山川壇席藁露坐晝曝夜卧地皇太子捧
榼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庚申暮還宮齋宿廡
下出內帑紗緑萬餘匹賜將校例外給軍士薪米命
法司決獄下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深明治道者壬戌
大雷雨徵江南富民詣闕旣至親諭之以生人處世
治家持身之道恐其言久易忘刻書摹本分賜之翰
林諸臣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訓民意乎

王禕對曰三代而下人主知政不知教自古帝王身兼君師陛下訓民天下師也詔曰朕考嶽鎮海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彌隆夫是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可加忠臣烈士可以加矣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明神人正名分者也今依古定制皆以其神稱府州縣城隍第稱其府州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如其當時名爵後世稱謚皆與革去惟孔子如舊天下神祠不應祀典者有司毋祭制曰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

宜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人人祈天瀆僭莫甚民間合祭之神禮部定議之定五等勳爵左副將軍李文忠來奏永昌捷諭元主曰順帝命故元臣毋賀頃之中書省臣進牓諭之文上曰元雖夷狄君夏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生養天訖其終於朕何與捷音誇詆非所以示四方速改之已中書省臣請以買的里八剌爲俘上曰武王克殷有之否對曰遠不能知唐太宗行之矣上曰以待王世充恐不加隋孫子其令服本服以朝朝畢賜中國衣冠母妃朝中宮亦如之母陛見既朝賜買的八剌第宅龍光山封崇禮侯飲食

居第命適其土之故詔曰庚申之君不能有元天也其始首禍之徒欲爲王伯卒皆滅亡亦天也朕時年二十有四盤桓求生而已不謂遂有天下維元遺孽時犯邊場勞我師旅今年五月十有六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兵至應昌庚申君已殂獲其嫡孫以禮送至中書省臣請俘朕心不忍朕本元民天下之亂實非朕致今定四海與之休息亦非朕能皆天也於戲君舟民水載覆不常敢不畏哉立義塚聽蘇松杭嘉湖五郡民徙臨濠耕種七月續修元史成是役也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總裁編摩之臣則趙壎朱右貝瓊朱伯清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　李汶張宣張簡杜寅俞[illegible]

弼

王彝字常宗嘉定人師事孟長文長文爲金履祥弟子故彝學有端緒若文則精嚴縝密所自得爲多會稽楊維禎以文雄吳越間彝獨以爲文妖作文詆之史成以母老乞身後與高啓同坐魏觀事誅

貝瓊宗德人元末隱殳山無邊幅博通經史百家有文學聲袁夫將較皆知徵禮中都國子監助教終官

朱伯清名濂以字行義烏人幼從元侍講學士黃溍學洪武三年用薦預修元史及大明曆日授翰林編修嘗扈從鄱陽途中作紀行詩以獻上覽之嘉歎尋和其詩賜之陞楚府長史居官恭謹自持所著有文集及理學纂言二卷以耳聵致仕後終于家

立亭午門外凡政事可式及詔令善者書而鐫之碑天下學識篤行之士應詔送至尚書考最得十八人其日太史奏星象文明之祥上日此唐太宗一代之選朕得之一日皆以爲御史

中書省左丞楊憲以罪伏誅 楊憲陽曲人從父官寓江南上克金陵憲進謁

與語悅之令居幕府憲美姿儀通經史有才辯嘗使
蘇州張士誠還稱旨除博士諸議擢江南行省都事
時軍國多事征調日繁文書塡委憲裁決明敏然爲
人深刻嘗以計中傷人久之出爲淛東行省郎中還
歷按察司使遷中書省參議又出爲江西行省參政
召入爲司農卿未幾參政中書省尋改河南行省參
政洪武二年調山西是年召爲中書省右丞至是遷
左丞憲在上左右既久熟于典故而市權要寵輕視
同列同官張昶故元臣也憲忌其才出己右欲搆害
之昶嘗居閒與憲言吾勉留于此意不能忘故君而
吾妻子又皆在他方存亡不可知憲因鉤摘其言謂
昶謀叛且出昶手書證之昶遂坐誅憲自是專恣日
甚喜人佞己徇利者多出其門憲爲司農卿淛西初
平憲以其民富貴欲厚斂以資國因增其賦畝民皆
怨之其自山西入中書也凡舊中書吏一切罷去更
用己所親信者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衆吏以觀
其誠違一口翰林編修陳桱入謁憲以押字示之桱
即賀日押字大貴憲大喜後數日即奏桱翰林待制
既又刺求丞相汪廣洋陰事令侍御史劉炳劾奏之
逐廣洋坐免官憲又使炳奏徙之海南又教炳誣奏

刑部侍郎左安禮八人罪上覺其誣下炳獄太史令劉基併發憲奸狀上大怒命羣臣按問辭狀與炳等皆伏誅八月定官民房舍車輿器用衣服之制改應天府知府爲府尹上曰中原爭鬭白骨在野中書省其遣人循歷水陸收瘞之九月大明集禮書成十月勅臺省延聘儒士番直午門與諸將講說經史上朝退見二內使靴而行雨中杖責之曰皆民力也暴殄若是因勅百官朝而遇雨雪衣雨衣十一月徐達李文忠等班師還京車駕出勞于江上達等奉車駕還宮明率諸將上平沙漠表羣臣皆賀告武成于郊廟丙申大封功臣上曰朕論功行賞皆倣古帝王籌之二

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今爵賞次第皆朕自定若御史大夫湯和朕里閈結髮相從功屢最然嗜酒妄殺不遜法度趙庸從李文忠取應昌功不細而私其奴婢廢國法廖永忠戰鄱陽奮勇忘軀朕親見之奇男子也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徼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奉主將命不守紀律雖勞不足準四人封爲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獲其皇孫妃嬪重寶悉歸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幼相從任使屢挫抑無怨二人宜列公左丞相善長雖無汗馬勞事朕久給軍不乏右丞相徐達朕同里從征自起兵時功最高

二人己公宜進封大國餘悉據功定封公無私如不酬稱廷論之無後言皆頓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者六人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故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封侯者二十八人湯和中山侯鄭遇春滎陽侯費聚平涼侯吳良江陰侯吳禎靖海侯趙庸南雄侯廖永忠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華高廣德侯楊璟營陽侯康茂才子鐸蘄春侯唐勝宗延安侯陸長亨吉安侯周德興江夏侯華雲龍淮安侯顧時濟寧侯耿炳文長興侯陳德臨江侯郭子興鞏昌侯王志六安侯朱亮

祖永嘉侯傅友德潁川侯胡美豫章侯韓政東平侯黃彬宜春侯曹良臣宣寧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將校軍士皆行賞有差丁酉詔曰朕本農夫托身緇流遇時多艱入於行伍覩羣雄之無律遂率衆以渡江東征西討幾二十年荷天地祖宗之靈山川百神之助遂致強殞弱服華夷一統其何以答諸將六軍委身暴露之艱薄取輕收非古人中正道厚斂以重賞則損於民是用倉庫錢糧均其等第以謝軍士崇爵祿須金幣以勞功臣昭告中外咸使聞知戊戌大宴宴罷上曰創業之謀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

多矣艱難得之當艱難守之朕今不敢逸卿等亦不可忘前事明入謝上退御華盖殿賜坐從容歸功諸將達等稽首曰臣等起畎畝從陛下每奉成筭如指諸掌事定不爽毫分天錫陛下聖智非臣等能也上曰曩四方紛亂朕與卿等圖生而已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非淫即貪奢侈者溺剽賊者鬭朕始有救民之心當時張士誠恃財陳友諒恃兵朕獨無恃恃不殺人布信義守勤儉而已又恃卿等同心共濟其時二寇相持人有言士誠切近勸朕先擊之擊友諒士誠必乘後朕謂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擊友諒

士誠必不能援擊士誠友諒空國來矣此朕所以取二寇之先後二寇既除或勸朕盪平羣盜乃取元都或欲直趨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夫先聲既震幽薊自傾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且朕親至大梁止潼關之兵者張思道李思齊擴廓帖木兒三人皆百戰之餘未必遽降是以出不意反旆北行元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以故不勞而克然擴郭帖木兒猶能力戰相拒嚮令未平元都先與角力彼人望未絕勝負未可知矣事勢與二寇又正相反達等皆頓首稱善祭戰沒諸臣上朝罷坐東

闕召諸武臣曰往在戰陣以力爲能以勝爲功今當
講求古名將功成後事君何道持身何禮所能保全
功名者何人常以爲鑑覈民數給戶帖中書右丞
汪廣洋爲忠勤伯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劉基爲
誠意伯十二月大明志書成上諭諸將曰自古帝王
爵賞酬功刑罰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漢高
帝非功不侯終不免誅侯君集有功犯法唐太宗欲
宥之執法不可非二君之忘臣勞其臣自冒之也薛
顯始自肝胎來歸從朕征討皆著奇跡破慶陽追擴
郭帖木兒戰賀宗哲勇略意氣朕甚嘉焉惟其剛忍

屢戒不悛至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殺馬軍殺天
長千戶富奪其財師還富妻子衰絰途次牽衣哭罵
訴冤於朕朕欲刑之人將謂天下初定即殺將帥令
仍封侯爵謫居海南三分顯祿一以養其父母妻子
一贍富家一贍所殺馬軍家庶功過不相掩國法無
廢卿等皆宜戒顯所爲皆頓首謝始令祭無祀鬼神
遣祭歷代帝王陵寢上諭魏國公達等曰卿等决死
生從朕有年今宜少休可三日或五日一朝有大事
召議之達辭不許固辭又不許禮部尚書陶凱請選
東宮官屬罷兼職以專責輔導上曰朕慮廷臣與東

宮官屬不咸甚至嬖隙萌奸漢之江充可以爲鑒設兼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之義也甲申享太廟行家人禮百官免陪享享畢上諭禮部尚書凱曰鬼神享于克誠心有警乃不放其鑄銅人高尺五寸手執簡書曰齋戒致齋之日以致朕前

四年正月詔曰天下已定有功盡封大將收戈解甲於武備之庫息馬家庭從善樂遊功名兩全古何過哉中書左丞相李善長事朕十八年寅至戌歸勤勞多矣漢之何參無以尚也其年既高驅馳侍立朕心不忍業許致政今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爲中書左

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總理軍國重事焉命中山侯和江夏侯德興德慶侯永忠穎川侯友德濟寧侯時出兩道伐蜀建圜方二丘日月社稷山川壇及太廟于臨濠二月以臨濠傍近州縣通水漕者隷中都凡十州十八縣甲戌上如中都壬午還京召還薛顯於海南閏三月刑部捜繫因得吳興人王升所遺其子平涼知縣瑱書以奏聞升所遺瑱書曰當官先廉貧士常也以仁慈撫民以忠勤報國以謙敬處己暇日玩味經史則自然無私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盖仕學不可偏廢人便附附子二

三枚川椒一二斤經稅乃來毋致餘物上覽書謂曰昔元之初人務實學其後尚虛名干權勢朕習見世情貪沓有如蠅蟻是慈父失教耶抑教而子不從也爾升庭有善訓朕甚嘉之賜爾白金百兩絹千匹附于五枚川椒五斤以旌爾賢仍復爾家四月徵天下儒士下第貢舉及山林隱逸農而志仕者給廩傳遣之上曰朕渡江來元守臣如御史大夫福壽無甲兵之援以身殉國可謂忠臣其祠祀之五月詔曰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親率六師南征北伐備悉將士之勞天下一統東戍遼海南鎮諸番西控戎夷

北靖沙漠皆以中國精銳屯守邊要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黎庶必資守邊之力其於科徵轉運事豈得已念惟江西之民土豪割據狠驅蠶食貲財一空歸附之後供給繁重已九年矣兩浙歸附以來貪官汚吏害民肥己亦四載于茲今雖掃除尚未蘇醒其皆免今歲秋糧於戲四海蒼生旦暮念之事有緩急故恩有先後唯爾下民體朕至意七月命侍臣編次存心錄成命中書省毋奏祥瑞災異蝗旱卽時報聞蜀平封夏明昇歸德侯羣臣賀定科舉制唯吏胥毋應試八月上謂侍臣曰孫武論將使愚使貪其

言殊謬夫武臣當量敵制勝智勇兼盡不可使愚損
軀殉國以廉養士不可使貪關中饑賑之九月庚戌
朔日有食之乙丑月食十一月命官吏犯贓者毋貸
十二月賞平蜀將士
五年正月詔犯罪當謫戍兩廣者發臨濠屯種元王
子把剌瓦爾據雲南未服遣翰林待制王禕招諭之
元王子欲屈禕禕不屈死之賜徐達李文忠馮勝交
趾弓五十彤弓百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弓
矢卿宜此賜以魏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出鴈門
曹國公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應昌宋國公馮勝為

征西將軍出金蘭征擴郭帖木兒於沙漠命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爲副將軍討古州田州澧州諸處洞蠻二月上謂羣臣曰朕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怠政卿等當體朕懷立申明亭於府州縣及鄉之里社人民有犯書其過名而榜之三月壬戌月食四月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五月置諸司齋戒牌祭則設之文曰國有常憲神有鑒焉不雨命宮中自后妃以下蔬食遂雨詔曰朕本草芥之士失習聖賢書摧強撫順無常寧處一槩粗疎民不見化鄉市里閭尚染元俗天下太定禮義風

俗可不正乎曩時兵亂民散因爲人家奴者詔書到
日即放爲良民有家貧殘疾幷老幼少壯不得已乞
覓者本里里長及同里人戶助給之工商農業皆聽
其故俟有餘贍然後償還有司時察焉不資給者驗
存其家糧糗可以足用餘沒官賑濟里有出物周給
者有司具奏聞孤獨廢疾養贍之孤老院聽出乞覓
圖剩餘筆楚者以鬬毆論誣告者抵罪民間歲時宴
會拜揖坐次皆序齒治父母喪富毋僭奢貧毋妄費
若信惑風水暴停棺柩婚姻論財夷虜之道蒙古色
目人既居我土許與中國人往來嫁娶人民避兵散

之四方今復故里有丁少田多不許依然占護若去
時丁少歸則丁多許於附近驗官耕種僧道本以誘
俗若修齋誦經男女混雜飲酒食肉有司嚴治之福
建兩廣等處有豪戶閹割人驅使者以閹割抵罪沒
官爲奴於戲以朕德薄恩澤未孚倉庫未盈六軍四
戍尚慮未悅下民之心恐貽天怒夙夜淵氷洛爾臣
庶期臻禮義之風永底昇平之治六月罷遼東金復
海蓋四州句容民獻嘉瓜二賜錢千二百鐫戒后妃
之辭於宮中作鐵牓申戒功臣毋縱奴僕倚勢作非
爲保全終始之意八月上日正旦稱賀禮固宜然冬

至亦賀於文多矣朕考妣早逝生日不勝悲痛其皆罷賀九月聖壽節齋居素食自是歲爲常十一月建公侯第宅于中都詔將士戰衣旗幟用黃赤二色召徐達李文忠還京十二月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理道之原朕頒降條章使敦篤教化民農衣足食理道暢焉有司不遵朕命給縣赴京往往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縣甚違朕意今後敢爾論違制杖降罰歷三年後注吏民有不奉者如律究之上觀濬河三山門見夫卒裸行水中命罷役曰今日重裘猶寒卒苦乃爾遂併遣工匠之營中都者

六年正月來朝守令陛辭上諭之曰慈祥愷悌身德也刻薄殘酷身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人服之任官取用惟賢舉廉與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風僞慈祥者必不愛僞愷悌者必不誠命李文忠徐達防邊山西北平已召還擇天下少儁舉人擢編修賜冠帶衣服讀書文華堂詔太子贊善宋濂等爲師光祿寺月給酒饌皇太子親王迭爲主冬夏賜衣時賜白金弓矢鞍馬上政暇評定其文焉諭御史臺臣曰古云不剛不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常見貪者執謙謙貶爲佞廉者尚氣氣增爲激夫

處剛剛則不激以正處柔柔則不依二者甲寅
教坊司及天下樂人以古帝王義士爲優戲丁亥日
食增築國子學舍諭中書省臣曰有司科舉所進能
以學問措行事者絕寡虛文相尚自今罷之其察舉
賢才先德行次文藝庶學者知嚮焉三月癸卯朔日
有食之昭鑒錄成上序之曰人雖至明不免過誤若
覺前誤脩德消愆子孫福也己不省改加之子孫罪
嚚不律好還有日矣靖江王守謙跡父之惡雖未盡
彰彷彿如之朕特命儒臣撮歷代藩王事跡使目朝
夕書編未成是子不悛今示吾諸子朕自平禍亂以

來憂懼萬千豈無前誤深懼積愆德薄才疎不足稱
過孰察愼戒必我子孫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
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右副將軍鄧愈爲左副將軍
湯和爲右副將軍備山西北平諸邊上曰同艱已久
今宜少休故往者命卿已復召還今聞胡人窺塞事
不可已卿等至邊圖上方略俾朕覽之覽臨濠皇城
四月賜廖永安愈通海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桑世
傑謚號命有司春秋致祭元御史大夫福壽廟曰疾
風草勁板蕩臣忠所以勸也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
易圖以進命吏部訪求賢才五月御製祖訓成凡十

三篇序曰自古國家建制立法皆在始受命之君夫其備嘗艱苦閱人多而歷事熟比長深宮甚相遠也朕起孤貧委身行伍繼而收覽英俊並驅羣雄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強敵統一海內人之情僞亦頗知之盖自平武昌以來即與羣臣議定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茲復爲祖訓一編開導後人首尾六年七更乃定豈非難哉俗儒是古非今姦吏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即與果斷莫就是書凡我子孫無作聰明亂我成法命省臺六部教屬吏經史時務年終考之六月嘉瓜生句容獻太廟七月

黜左丞相汪廣洋以胡惟庸爲左丞相八月甲申月食勅諭大將軍徐達等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而璵璵殘胡不能盡討孰任其咎朕爲爾言今駐師處皆有家室一也肥馬輕裘不知下人饑寒二也玩愒因循三也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魯仲連以爲將軍有生之樂無死之心今殆類歟翰林臣言曰曆秘藏天府人不得見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編集以傳許之自發天至劉夔夷登爲方卷九月改臨濠府爲中立府十月徙山西諸州縣邊胡民實之十一月諭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奸良奸良之知受事自見知良不用知

奸不去誤之始也既知奸矣去復何難所得侮惑多緣姑息潞州貢人參上止其後進曰聞參難得因謂省臣往年金華貢香米朕止之開畝苑中觀其耘耔割穫亦足自適太原歲進葡萄酒今亦止焉君以養民豈累人口腹哉十一月詳定大明律十二月併省僧道寺觀禁爲尼

七年春正月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時上謀建閱江樓既日食欲罷工先以記試羣臣羣臣皆進記上乃爲文曰朕聞昔聖君之作必詢賢而後興朕自謀心欲役囚徒建閱江樓于獅子山朝無諫者上天垂

象責朕不急朕心惶懼卽日念罷聊試諸臣爲記獻者比比終無異趨朕特假臣言而自尊不覺述而滿章曰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坐東黃閣詢臣某曰京城西北龍灣獅子山扼險拒勢朕將樓之名曰閱江雖工未命爾先爲記臣某拜首稽首言曰臣聞古君天下作宮以居高城深隍以防皆設險之當爲非有益而不興獅子山扼險拒勢之詔臣請較之而後舉且夫金陵形勢豈不魁哉昔孫吳居此以有南土奸操忠亮卒不能取論所繇然一繇長江天塹次孫吳德以沾民豈假樓閱江扼險而拒勢者歟未

宮室之廣臺榭之崇不急之務土木之工聖君不爲
皇上撥亂返正新造邦國聲教遠被守在遐荒爲民
父母使愚夫愚婦無有譏謗臣之願也臣雖遠命文
不記樓謹拜手稽首頌陛下納忠款而斂興造息元
元於市鄉是庸作歌天運循環百物禎頒眞人立命
四海咸安臣歌聖德齒豁鬢斑億萬斯年君壽南山
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三月召徐達等
還京詔高麗國三年一聘海外之國以世朝五月大
明日曆成六月上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惟賢北方
郡縣有民稀事簡設官與煩劇同者量減之毋疲民

供七月勅中書省臣曰甲胄之成勞民矣其初刹山取礦鍊石成汁凝精爲鐵然後鎚鍊剪製聞陝西甲甚多當繡蝕零落使覩而修整之西番獻葡萄酒上曰中國有秫釀其却之賜文綺襲衣遣還八月改中立府曰鳳陽詔曰咨我軍士爲朕開疆拓宇歿於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棲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不能存恤民間避兵者亦有至今父子分離或子歿親老或親歿子幼靡所怙依此皆朕過有司具名聞朕安居存養之增列侯武臣祿秩上曰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厚禮而歸

之復遣其父愛猷識里達臘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選元時宦者二人送之九月貴妃孫氏薨命周王橚服慈母斬衰三年主喪事皇太子及諸王皆朞十一月勅禮部定服制尚書牛諒等奏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朞庶母無服上曰父母一也等殺至是乎因勑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人大政三代喪禮節文甚詳散於衰周阨於暴秦漢唐以降諱亡忌疾莫能稱議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者適變之宜古來成禮其考定之濂歷考以奏上爲書曰孝慈錄序曰朕貴妃薨逝勑禮官定儀翰林稽古典人以周

儀二禮爲信云父在爲母服朞庶母無服又引子游問孔子對魯昭公之服有二以孔子不許爲必然朕思再三孔子之說有大義焉宰予問期可已以爲不仁與昭公事何異也蓋當是時諸侯自專不有天王矣喪禮久出於天王昭公諸侯也問孔子欲更之可乎孔子必不敎人不忠及宰予閒居乃始論朞之非可見爲母服朞不近人情矣夫禮出天子上行下效今天子皇子母服朞庶母則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若謂必然將堯德靡耶堯乃親九族而平章百姓乃再命諸儒考索羣書以報數日來奏古今論喪服者

四十有二人願服朞者十四人服三年者二十八人繇是觀之三年之禮豈不合人情者哉夫父母一也父服三年在則朞母其於人情何如且古人新喪飲食不入口者或五日或三日或六日七日或朝抵暮而悲號或三年不語焉服內生子謂之不孝朕覽書度意皆太過不近於人情果然孝子之家爲已死者傷見生者十亡八九矣在民人則生理罷在王家則國事紊非萬古不易法且夫庶母無服則父死而子可乘之耶朕觀宮生之君好任山林之士爲股肱致牽制文義徒非今是古非天子不議禮朕立爲定制

子孫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長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朞五服喪制並著于書使內外遵守之詔曰釋愆宥罪昔君未嘗輕發發則精詳至愼恐有罪重而僥倖自脫者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書明載焉漢唐及元懦君承業權縣奸佞因有大赦雖脫君子之微差善良之誤失則奸頑漏網鬱抑多冤日者五星紊度黎庶匪寧乖仁悖理非朕而誰特令條陳諸罪若果眞犯雖笞不原其餘詿誤因人致罪者盡在赦下詔中書御史臺官吏有罪先發鳳陽屯田者選其年及四十之上復用之年未及者仍留屯田

故犯公罪經宥免者亦復錄用十二月御註道德經成序曰朕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皇皇宵晝訪究諸人人皆我見試簡羣書得道德經文淺意奧莫可知通遂罷觀之旬日又獲他卷註家復異朕悉視盤桓意欲試註恐今後笑一日見經云民不畏死奈何死懼之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豈不應歟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斯經之文外虛內實貌態彷彿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覩實象雖形體之如然

欲捫撫而不得故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豈不信哉夫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則知已象之不虛物外求眞乃能探其一二之旨𦙍雖非材惟知斯經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故悉丹衷利於後人